

蛮山痞水

易健常 著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蛮山痞水

易健常 著

蛮山痞水

易健常 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ISBN 7-5404-3888-8

《蛮山痞水》是易健常先生的代表作之一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蛮山痞水

易健常 著

责任编辑:周小立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: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印刷厂印刷

*

2002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 15.5

字数:375,000 印数:1—5,000

ISBN7—5404—2845—7
I·1966 定价:24.0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浏阳河本是浏阳淌至湘江的一带清流。浏阳以东，几百青山，狮子滚绣球般闹得湘东咚咚锵锵。山区的秋冬春夏，飘雨粉雨淫雨暴雨时时有，几百座山仰承雨露，手忙脚乱地将渗下倾下的泪水汗水尿水，统统交给浅沟深壑，山水汇成溪流，溪流合成河流，从浏阳出发，一路上，漂的漂走，沉的澄清，一条河似青藻般蜿蜒伸展，几湾几拐，五十里地到湘江。每一湾弯出片黑溶溶的层积土，土地上生荆生草，长树长谷，还出产故事，出产热闹。

热闹最多的是柏家山，每隔几年，大闹一次。

前些年，是谭公子的灵柩从北京运回，归葬柏家山。好个谭公子，京城起事失败，已是捆粽子一样，五花大绑，只剩个头还能活动，眼看要人头落地，偏偏昂起头，说什么“有心杀贼，无力回天”。生前一同起事的朋友，躲的躲，逃的逃，留他一人硬着颈脖迎刀笑，好不凄凉。倒是归葬时热闹，乘马的坐轿的，人来得多，燃炮仗，放铳，震得四面青山战战兢兢。下葬那日，被疤二和谷满兄弟看到，成匹的白麻布盖住坟拱，遮住石栏。坟前有的哭得呼天喊地，有的哭得在石栏上砸脑门。又有个后生子拔出利刀割手腕，被人抱住还在捶胸口，流出的血，点点滴滴落在白布上，火石榴花一样。

又被疤二兄弟听到：“才三十二岁，文武全材呢，可惜！”

“只有他硬气，侠客王五要救他，他都不走。”

“走了还算是湖南人，我看是死得其所。”

“但愿谭公子死后有灵，带旺这一片风水。”

几天后，风声大变，几营官兵从长沙开来，扛着枪，架着炮，将个柏家山团团围住。就有地保打锣，挨村传话：矜怜反贼者，斩；聚众闹事者，斩；结伙营募者，斩！疤二弟兄听不清前边的名目，只听到斩！斩！斩，像是冷冰冰的刀架在自己脖子上，再也不敢上山看热闹。

又过了几年，蟹壳黄从长沙衣锦还乡，请客十几桌。

蟹壳黄叫黄得勇，在五十标冯标统手下当兵。冯标统从樊西巷丽芳楼赎回个姑娘叫荷花，六堆子买间公馆屋，让荷花住下。那晚，荷花蚊帐里点着灯盏裹脚，灯一偏，燃着蚊帐，秋高物燥，火上房顶。标统赶回，火已成蓬蓬之势。几个当兵的长竹篙拨去，板壁啪喇喇倒下，都不敢往里冲。荷花娘子在楼上哭叫。

标统指着楼上骂：“娘卖 X，烧死活该。”

荷花娘子抢到楼前，指着腆起的肚子说：“我不卖 X，怎得肚里这八个月大的野种？”

标统想到荷花肚子上的“野种”，又急又气，望望身边，竟没人出头。

这时，黄得勇头顶湿棉絮，沿后面窗槛爬到楼上，手烙得乌焦，脸燎得皮翻肉裂。他搂起荷花娘子，抱住嘶嘶冒烟的柱子，滚落地下，胯膛都冒烟。荷花娘子得救，两个月后，肉乎乎的“野种”出世，只是黄得勇手成鸡爪子，脸成螃蟹壳，从此多个花名：蟹壳黄。还有一宗不好说，胯膛烧坏，再也讲不起硬话。

“野种”做三朝，标统将黄得胜扶上太师椅，伏身磕头，说：“从此我同黄标勇义结金兰，老子有的，他都要有。还望大家捧场。”大家就捧场，背后叫蟹壳黄，当面却是黄爷。标统有老婆，不只一个，黄爷也要有。荷花娘子便叫出自己的贴身丫头，叫辣红。只是标统有崽，黄爷造不出，气得辣红咬牙齿。几个月后，标统在柏家山买下几十亩田，辣红随蟹壳黄回柏家山，摆酒席那天，蟹壳黄顶带花翎，蟹壳泛红。他的两老弟虾须二和鳅三，人高人低地敬酒，着实风光。辣红那天俏得出水，红衫红裙，烙铁一样烫得乡人出火，给这位一个媚眼，给那位一个媚眼，大家还她一身眼珠子。只有杨家三兄弟没来喝酒。杨大壮同谷满罨了一晚鱼，睡熟了，雷唤不

醒。疤二在外帮工，那天没回家。

又到春上，蟹壳黄的田地已佃出一年，捧个白铜水烟袋，每天走东家，串西家，让人家敬座端茶叫老爷。他串，辣红也串，有时扭着屁股串过石桥子。石桥子以西，她一个人也不识，倒是大家都认得她，只是奇怪：这婆娘屁股上有肉，肚里却不长肉。

五月初六，朗梨镇拜陶公菩萨，陶公菩萨肉身成圣，福佑一方，照例，初六这日陶公庙前唱大戏。平日，逢做道场辣红都要看热闹，有戏看，更心切。蟹壳说：“也好，一起去，好久没看过大戏。”辣红说：“有你，庙会上不知看戏好，还是看你好。”蟹壳说：“我当年堂堂标勇，怕人家看？”辣红说：“是啊，是啊！看你好，鸡抓爪，看你阔，脸起壳。”蟹壳扬手要打，辣红眉毛倒剔，喝道：“莫横，给个信荷花姐姐，你磕头都来不及。”扬起的鸡抓爪，停在半空。辣红再补一句：“有威风床上显，免得人家讲我肚子长不出肉。哼！”只这一“哼”，蟹壳的胆气豪气全泄，只得由她。

那天庙会热闹，戏台前人如蛆涌。台上唱“秀才偷诗，陈姑赶船”，扮尼姑陈妙嫦的是男角，台步走出“八字步”，台下就扔甘蔗渣子，再唱，就扔西瓜皮。前排的往后退，后面的往前涌。辣红夹在人中，想往前涌。她听到前面的说：“这女人模子水灵，好演花旦？”人耳如灌蜜。她又想看演潘必正的小生，觉得像柏家山的一个人——杨大壮，只是大壮说话喉嗓粗，再有，大壮会扳臂，却不会玩扇子。边挤边想，不想屁股被人掐一把，正回头，胸前吃了亏。几条汉子涎皮搭脸，越靠越近，喷出的酒气发馊。后面竟在扯她的裤子，她紧紧揪住，像被逼到悬崖边，感到尿急。突然，她眼前一亮，像大壮。是大壮，旁边还有谷满。

“我，我，”辣红急，说不出话，手向后指。大壮护住她。

“猫尿灌多了！庙会上以疯作邪？”大壮喝道。

后面，辫子盘在头顶的那个扇过一巴掌，被大壮左手接住往外

一拗，痛得那家伙杀猪般叫。又一个弯腰来个黑狗钻裆，反被大壮按住脑壳，揪住辫子拽出好远。剩下两个想动手，谷满手脚快，蔗担上抢把劈蔗刀，说：“再动，砍你的脑壳做刷把！”劈蔗刀雪亮雪亮。大壮嫌热，脱下对襟褂子亮出一身红铜肉，说：“单挑双宝四喜，任选，打死打伤莫怨爹妈没下足本钱！”唬得那几个息了骂声，眼睛发直。兄弟俩护着辣红出了庙院，雇轿子送走辣红。

辣红回家瞒过庙会上一节，关门洗澡温酒揉屁股，门被蟹壳撞开，见腰下白净的两瓣上青红紫绿一排排指甲印，边抓棉花倒酒，边骂：“谁叫你骚，骚到屁股上见鬼爪子印。”辣红扭身喝骂：“莫动我！鬼爪子好过鸡抓爪。”

刚才听虾须讲，看到大壮兄弟同轿子一齐进村，莫非是？蟹壳想到这里，脸壳泛青光。

涨过一场水，浑水中漩涡套漩涡。大鱼小鱼伢伢鱼逆水游，鱼鳍鱼尾画波纹。大壮识水性，识鱼性，能扳尺以上的鲤鱼草鱼，一天十几斤。雨还在落，沥沥转向霏霏。大壮披着蓑衣，戴顶笠帽，稳站桥头，眼睛盯着水面。辣红安生了几日，憋不住又串上石桥子，一眼看到大壮：身板直，腿肚子鼓，眼阴沉。辣红张开伞，扭几扭来到大壮跟前。大壮闻阵脂粉香，眼睛走神，水上泼喇一声，有条大鱼跳出罾外。

“大壮哥，我给你遮雨，好么？”辣红仰看大壮脸上的茸须茸毛，更觉得这张脸清俊。身子越靠越近。

“拜托，离远些，鱼闻到香粉味，躲得老远。”大壮眼看又一扇鱼鳍绕罾而过。

“是茉莉花香，鱼闻到，你闻不到？”辣红贴着大壮耳根说。

“叫蟹壳闻，莫坏我的鱼兴。”隔着蓑衣，大壮感到热烘烘的胸脯贴向自己。

“大壮哥，那天的事多谢你。”辣红的声音发娇发颤，身子越靠越近。

就是此时，一尾红鲤悠悠游入网上，猛起臀，几斤重的鲤鱼臀底几弹几落，大壮眼角眯笑。辣红喜不自禁搂住大壮，他手一抖，臀也抖，鲤鱼蹦出臀外，幸得网孔挂住鱼鳃，鱼尾还在乱翘。大壮急得跺脚。辣红也跺脚，丢下伞，帮着扶住臀篙。他顾不得，脱下蓑衣、褂子，着单裤下河，被辣红看到，好一扇磨盘样的胸脯：好想让脸贴住“磨盘”……辣红眼半闭，脸发烫。河中，大壮贴身箍住鲤鱼，从网丝上取下鱼，网丝勒得鱼鳃淌血，手指被鱼鳃锯出血。游上岸，鱼摔在石桥上，尾巴还在拍打。辣红见大壮手上流红，惊叫：“大壮哥，手流血。”边抓住大壮的手指直吮，顾不得一嘴腥味。大壮急了，忙叫：“吮什么，是鱼血。”谷满提个布包袱上石桥子，给大壮送饭。搂着的两人急忙分开。辣红红着脸，指着鲤鱼说：“大壮哥，我想吃鱼。”谷满说：“你家有蟹壳、虾须、泥鳅子，馋鱼吃？”辣红说：“虾兵蟹将泥鳅公，比不得鲤鱼跳龙门。”大壮说：“鱼送她。”谷满从大壮脸上看到笑意，懂了，摘枝柳条穿鱼鳃，交辣红。辣红支起伞，提着鱼，腰肢几扭离开石桥。

进屋，见蟹壳三兄弟玩叶子牌。蟹壳问：“哪来的鲤鱼？”

“哪来的？偷的拐的，同人家亲嘴换来的。”辣红嘴一翘，自顾自舀水洗手。

“同哪个？”蟹壳脸发青。

“想同哪个就同哪个。”辣红不屑，走去厨房。

三兄弟收起牌。虾须说：“只怕是——”

蟹壳说：“大壮？他敢！”

鳅三说：“他有功夫，五十斤石锁梳得头。”

虾须瞪着鳅三说：“吃谷连壳，吃肉连毛。这口气都怛得？”

蟹壳说：“我堂堂标勇，标统的把兄弟，老子拼了他！”

几天后，蟹壳经过石桥子。对面，大壮扛臀过石桥。

蟹壳干咳几声，一口浓痰吐向大壮。

大壮说：“哪家阉鸡下白屎？”

蟹壳气得牙齿捉对儿战：“你骂——骂——哪个？”

大壮放下腮：“哪个认就骂哪个。”

“讲狠？倒要试试钢火。”蟹壳一头撞向大壮，撞在大壮胸膛上，竟如碰着城门，暗自叫苦；转取大壮的下路。大壮一手扭住他的鸡爪子，喝道：

“来阴的？自己没有想取我的？”

说罢手一松，蟹壳踉跄几步，倒在地上。

桥上围看的人多，哪个也搞不清原委。

人群中最讲得起话的是徐蛤蟆，快五十岁，读过两句书，就问：“为哪般？”

大壮说：“穿烂衣遭狗咬。什么事我不清楚。”

蟹壳说：“欺人太甚，欺人太甚！他——，还有辣红——”

蛤蟆猜出几分，哈哈笑着说：“一个上阵没出得枪，一个拿贼没抓到赃。古训是冤家宜解不宜结。你两个要解，还是要结？”

蟹壳脸面铁青，说话砸出火星子：“结！刀要碰铁，人要见血！”

蛤蟆问大壮：“你呢？”

大壮说：“脚长不怕门槛高。”

蛤蟆眼睛几眨，笑笑，有主意：“我倒有个办法，一不碰铁，二不见血，只是不晓得二位肯不。”

围观的人就催：“快讲，快讲！”

蛤蟆说：“讲出来，你两个要肯。”

大壮说：“我又不是龟公，不缩头。”斜眼看着蟹壳。

蟹壳说：“这一乡，怕我的人处处是，我怕的人没出世。”眼一瞪，辫毛竖起。

蛤蟆两手一按，说：“讲定，不准反悔！”

大壮说：“悔的断子绝孙。”两手叉腰，做一“中”字。

蟹壳说：“哪个悔，下世如今世，还是受穷的命。”一手叉腰，一

手挑战大壮，做一“茶壶”。

众人又催徐蛤蟆，蛤蟆扶扶只有一边脚的眼镜，说：“今天两位扯皮打架，只为一宗，咸盐吃得少，见识不多。要比，就比吃咸盐。”

话说完，有人起哄：“要得要得，一场好戏。”

众人鼓噪：“要得要得，有热闹看。”

当即约定，三天后正午时分，石桥子上比吃咸盐，徐蛤蟆做中，众人作证。

各自回家。疤二在热红薯，还等大壮卖鱼买盐好煮菜。见他两手空空，知道盐没着落，只好搬出酸菜坛子，倒出半碗酸菜水。三兄弟就着酸茶水，啃完一锅红薯。

蟹壳回到家，愁眉苦脸。虾须说：“偏要比吃咸盐。比别的，我家有钱办得到。比吃咸盐——偏偏你就答应了。”

鳅三说：“不怕。我家咸鱼成篮腊肉成缸，吃得多，自然不怕咸。人家炒菜盐都不放，真要比，烂肝烂肺。”

蟹壳在外时间长，见识多，就说：“不怕，海里的鱼都喝咸水，活得生猛，我只是吃一回咸盐，怕什么？”

三兄弟特意蒸几碗咸鱼腊肉，当晚喝个雾里看花，脚踩棉花。

徐蛤蟆面子大，赊得到盐，颗盐，足有一桶。

正午时分，日头逼人。石桥子上挤满看热闹的：打阳伞的有，戴蒲帽的有，坐在桥栏上的一排伢子，个个头顶芋头叶。

八仙桌前摆桶盐，一摞粗瓷碗。两边春凳上，一边坐蟹壳三兄弟，一边坐杨家三兄弟。

徐蛤蟆喊：“鸣炮！”

炸响千字鞭，众人捂耳朵。

徐蛤蟆吩咐：“对拜！”

众人看到：两边同时起身，相对作揖。这边是蟹壳，人窝囊，但着装神气，袍服顶带，顶子黄灿灿。桥栏上的伢子就争，这个讲，顶

子是铜的，那个讲，是金的。虾须二同鳅三也穿戴整齐。虾须手上的褶扇子，昨晚已补好。鳅三穿的香云纱，带樟脑丸子气。大壮兄弟三个，两个赤脚，只有疤二穿草鞋，身上是半个铜钱厚的大布褂子，黑不黑，灰不灰。谷满嫌热，衣都不着。比装束，大壮兄弟输出好远。

徐蛤蟆王八敬神，作古正经。摸出张毛边纸，念得一字一顿：

兄弟阅于墙，自古不齿；邻人斗于气，从来有之。一桥之隔，两方贲育，捋袖挥拳，有失斯文。幸得乡人缓解，仍期一决雌雄。柏家山下，今逢胜会；各乡长幼，拭目为证。取东海之盐，颗颗珠玉；借南密之器，碗碗均匀。多食者，器量为尊，赏盐一桶；少食者，其容略浅，出资千文。言出驷马难追，行成八方拊掌。有契于此，神人共鉴。

立契人：黄得勇 杨大壮

中人：徐善儒

癸卯年六月初十。

上边念完，下边发问：“蛤蟆怎么成了鲮鱼？”

就有人说：“管他，都会游水，蹦也由他，扭也由他。”

蛤蟆正待整顿风纪，却见桥上来乘轿子。轿夫喝路，轿帘掀开，亮出辣红描眉施粉的俏脸。辣红眼角一扬，一缕飞光，扫过众人，扫过蟹壳兄弟，扫过徐蛤蟆，定定落在大壮身上。大壮看到，辣红在笑，白齍齍牙齿嵌在红晃晃的嘴唇间，不禁看看被这片红唇吮过的手指，身上有了酒意。轿子受众人目光簇拥，下石桥，登大路，晃晃荡荡，朝省城方向去了。众人看着受冷落的蟹壳兄弟，叽叽喳喳，说“红颜祸水”的有，说“痢汉娶好妻，将心买马别人骑”的也有。长长短短、冷冷热热的话传入蟹壳耳里，气得他胸腔塞猪毛。

众人在催，徐蛤蟆一声长喏：“舀——盐——！”

粗瓷碗嚓嚓按入盐桶中，舀出两碗盐，盐颗晶亮，沉沉甸甸两碗。

“噢——呀！”众人惊叹——实谷一担，换不到三斤盐；两碗，足有一斤。

“这比试场上，不论个长幼先后，两位同请。”徐蛤蟆看看春凳上坐着的两家。

“吃就吃，怕什么，翻了船才脚背深的水。”蟹壳重振当年扑火救人的威风，端起盐碗嘴里倒，吃黄豆样嚼得崩崩响，边嚼边吞，腮巴子动得好看。

“好哇！”众人一齐叫好。

那边，大壮哪敢嚼，张大嘴，硬起喉咙，让盐颗顺着喉腔碰碰撞撞入肚，眉毛眼睛鼻子嘴，火烧赤壁，兵拥华容，乱拧乱挤，将张俊气的脸糟踢得不成样子。

众人就嘘：“败相！”

蟹壳做得干净，碗底的盐屑子都扫进口中，好快吃完一碗，伸手要第二碗。大壮仰脖子吞完最后一颗，也端起第二碗。

天好热，风不起，蝉又噪。蟹壳第二碗不再嚼，只觉口腔厚了，喉道窄了，每吞一口咯喉咙。抬头看天，日头成三四个，再瞅大壮，好像他那碗少些，眼看又见碗底。众人又催：“快啊，快啊！吃得快，是祖宗，吃得慢，乌龟公！”蟹壳怕听乌龟二字，端碗大口灌，乱嚼乱咽，咔嚓一声，崩落颗牙齿，眼前一片乌云。他只觉肠也反，胃也反，喊不得，哭不得。跟着，人朝后倒，喷出满口粘乎乎的盐水血水，还有半颗牙齿。

虾须、鳅三扶住蟹壳，放倒地上，掐人中，灌烧酒，扇嘴巴子，才张开眼。眼缝比纸缝还窄，伸手要水喝。上面猛灌，下面猛流，带咸腥味的尿水子薰得个个捂鼻子。

那边大壮从从容容倒完第二碗，这回眼不挑，鼻不蹙，吃到最后，俏皮地舌头几卷，将碗底舔个干净。众人一片喝彩。

“赢家大壮！”徐蛤蟆一槌定音。

剩下的大半桶盐推到大壮跟前——值几担谷啊。

大壮说：“今日的事是‘寡妇生仔，多得大家帮忙’，这点咸盐，见者有份。”说罢，咧嘴一笑，拿起碗给众人舀盐。桥上热闹得如赶庙会。分到盐的，用衣装，用头帕装，用蒲帽装，用芋头叶装。还有的用手捧，捧着盐赶紧往家里跑，莫让日头将盐晒化。闹声笑声夸声赞声，几乎吵塌桥面。盐分光，大壮笑了，笑声像桥上跑马，桥底走船，好开朗，好顺畅。

疤二看着空荡荡的桶底，问：“全分光，我家的呢？”

大壮说：“有着数！”说罢，冲着徐蛤蟆笑。

“还不快回去，走路稳当些，莫跌跤！”徐蛤蟆还他诡秘一笑。

三兄弟往回赶。路上，疤二还在嘀咕：公道莫亏自家；谷满说：“就你一张碎米子嘴。”再看大壮，脸上憋得发紫，晓得有些不对劲，两兄弟架起大壮，赶紧回家。

进屋后大壮抢到水缸前，抵住缸沿，两根手指喉咙里一掏，哇地一声，白花花的豆腐渣同盐水一齐吐出，足有大半桶。原来吃盐之前，大壮听从徐蛤蟆计，吞两板白豆腐垫底。肠保住了，胃保住了，咽下的咸盐吐出来了。

疤二将一水缸豆腐水几淘几洗，澄清的盐水熬过几火，足足铲出一碗晶盐，只是颜色黄灿些。疤二舀两勺溶进酸菜坛，又舀些蒸鱼，几好的味道。大壮咽不下，连吃几天白粥。

二

这一晌黄家屋场虾须当家。蟹壳烧坏肠子烧坏胃，想讲话嘴皮儿呃几呃，嘶喉咙里半天冒一句：时而骂人，时而要寻短路。进不成食。吃几多，拉几多。靠人参、地黄煎水，每天灌几轮，保条命。参水子喝多了脸肿，蟹壳脸成瓠瓜脸，光亮亮，那天要照镜子，照过后，槌胸喊：要剥掉辣红几层皮。看不到辣红就横吵直闹，说虾须鳅三要谋家产。下床拉屎尿拣人扶，别人不拣，专拣虾须同鳅三，两兄弟被缠得叫苦连连。

鳅三说：“折磨人，进他屋想呕。”

虾须说：“兄弟一场。不过，是要想办法。”

鳅三说：“久病床前无孝子，照这样，他不死，你我要被拖死。”

虾须说：“快莫提死，真死了，辣红会吵得屋场翻边。”

两兄弟商量，虾须作主，送信到长沙城里荷花娘子处，催辣红快回。

有件事虾须办得干脆。徐蛤蟆上门讨一千文赎盐的钱，就是不给。

蛤蟆讲：“有契在先，门钉大的字你不认账？”

虾须讲：“主意你出，人被磨得五痨七伤，老子已一状告到长沙。”

说罢，扯着蛤蟆进屋看蟹壳。蛤蟆进屋就捏鼻子。那天正逢蟹壳发横，屋里尿桶倒地，满屋沤臭。人倒在尿水子中，指着虾须骂“居心不良”。

蛤蟆说：“骂的是你，同胞如手足，你照顾不周。”

虾须说：“还嘴硬，你等着，标统派兵来，先找大壮算账，第二个轮到你。”

虾须越说声越爆，蛤蟆说有理不在声高。鳅三听到争吵声，摸根扁担，对着蛤蟆要砍。蛤蟆拔脚跑，边跑边慰抚自己：捡起帽子拍拍灰，好汉莫吃眼前亏。不知哪来的理论。

过几天，两乘轿子来到黄家屋场，轿前轿后，四五个挎刀的兵勇。有人看到，下轿的两位女客，红衫红裙是辣红，杏黄衫裙的女人生得富态，带着嫩仔，还有奶妈；更听出兵勇中有讲北方话的，为头的刀把上嵌蚕豆大的红宝石。黄家两兄弟跪着迎接杏黄衫子，虾须还抽自己两嘴巴，说是“有失远迎”。

虾须打发人去屠坊买肉，去塘里网鱼，又打发人上山摘蕨菜，挖葛藤，下田捉蛤蟆。

消息传到徐家屋场，传到杨家屋场。蛤蟆赶到杨家，约大壮一

起，躲到浏阳。大壮说：“你躲什么，我都不怕。天塌下来长子顶。”蛤蟆说：“莫蛮，泥鳅子都晓得松土里钻。”大壮不听，说：“躲过一时，躲不过一阵。”徐蛤蟆只好自己走人。

杨家兄弟照常，帮工的帮工，罾鱼的罾鱼。谷满没事干，满山转，取蜂巢，摘蝉蛻，镇上中药铺里换铜毫子买酒喝。买酒去道渡铺，喝酒时，听众人的议论：只讲杏黄衫子是城里标统最宠的姨太太，洗脚时，由虾须解裹脚布，搓脚。又讲辣红见到蟹壳人不人鬼不鬼，揪住虾须拼命。再讲讲到大壮身上，说是虾须放言，只等标统老爷来，就要捉拿这一等要犯，晓得大壮有功夫，特定五十斤的狗牙枷，枷上后，四围的狗牙将手腕咬越越紧，无法脱身。谷满听得头皮发炸，回去告诉大壮。大壮说，是祸躲不脱。说罢，拿出十几个钱，让谷满再去打酒；自己摸把柴刀，蘸着水，在门前的阶石上磨得刀锋雪亮。酒打回来，谷满看到大壮在槐树上试刀，砍一刀，木屑飞起，骂一声“砍你的脑壳”。

疤二还没回家，两兄弟烤两条鱼干，炒一碗酸菜，咕咕咚咚喝得酒壶见底，和衣躺在床上。疤二石龟坊乡下帮工，在主家吃过饭，到屋已天黑。点燃灯盏，见屋里碗倒壶空，又见两兄弟摊在床上，横一个竖一个，鼾天鼾地；一把柴刀明晃晃搁在床边；只好为他们收拾碗筷。想洗脚，水缸干得可以晒谷，骂两声，摸黑将水缸挑满。洗脚时看草鞋烂成草筋，取下草鞋凳，搬出捆草编草鞋。

添两次灯油，编成三双草鞋，试试，不磨脚后跟。出门看天色，还好，星子有几颗，“星子密，戴蓑笠，星子稀，晒死鸡”，明天好收养麦。吹灯，回到床上，抱过絮被，睡觉。

有心事，睡不着。听到老鼠打架，只怕是两只公的争只母的。

蛤蟆噪得起劲。有蚊，更有瞌睡，扯件衫蒙住头，就睡。

有响动：是大壮。去罾夜鱼？

听到大门哐地打开，大壮出门了？

蚊子闹得凶，拍掉几只，手上粘糊糊。不知是自己的血，还是

蚊子的，迷迷糊糊想到，打你一掌，出我的血。又睡。

突然听狗吠，听到砰砰脚步声，门被撞开，“莫点灯！”是大壮压低的声音。

疤二倏地跳下床，撞上大壮，听他大口喘气，听他心跳。

“闯大祸，杀了人。”大壮说话急促。

“莫急，什么事？”疤二问。

“虾须要下毒手，我先剁了他。”大壮边说，边寻衣物。

“早听蛤蟆的，躲远些，哪会闯祸？”疤二点灯。

“我又不是蛤蟆。追的就要来，我走。”大壮拔脚出门。

疤二急忙取下编好的草鞋，递给大壮，又摸出两吊钱，说：“路上留神。”

大壮接过，说：“看好谷满！”抢开门，走出好远。

狗又吠，鸡又叫，息了蛙声。天已蒙蒙亮。

疤二叫起谷满，只说“壮哥走了，你跟我过石龟坊。”

谷满赖着不起身，疤二只好实言相告。

谷满一惊，说：“是啊，昨天壮哥磨刀，讲要剁哪个的脑壳。”说罢，翻身下床。

两兄弟收拾衣服，锁柜门。

才出门，见鳅三领两个兵勇，匆匆赶来。

“想走，走上天都要捉回来！”鳅三吼起来响炸雷。

兵勇一个出枪，一个拔刀，逼住两兄弟。疤二心里打鼓。

“壮哥做的事，我们不晓得。”谷满一急，说话走火。

“会让你晓得！”鳅三的眼珠子瞪出眼眶外。

疤二不理睬，抬眼望远处，灰扑扑的路伸出老远，暗自求菩萨保佑大壮：走快些，走远些，越远越好。

又一伙人涌来，奇怪，为头的是虾须。这家伙没砍死？

谷满还在叫：“我一觉睡到天光，什么也不晓得。”

“不晓得？捉贼有赃，看明白，哪家的柴刀？”

虾须将把柴刀哐地一声掼地，刀背上明明晃晃鏊着个“杨”字。疤二仍搞不清楚，砍的是哪个。

“树都不放过，还想杀人？”虾须汹汹。

“老子栽了三年的梓树，树苗都是从浏阳运回。”鳅三也汹汹。

疤二细想：未必砍的是树，不是人？

黄家揪住谷满要赔树，一株算出两吊钱。

疤二猛省：只怕是大壮发游梦，他有这个毛病。

还在逼着赔钱，疤二解开包袱，摸出钱却不够两吊，鳅三接过，嫌少。谷满说：只有这么多。疤二说，欠的以后补。他庆幸，大壮是发梦天，大壮梦中砍树，只盼这一梦早些醒。

黄家拿到钱，骂骂咧咧走了。剩下疤二弟兄。

“壮懵子，只怕是昨天烧酒喝多了。”谷满有理由嘲笑大壮。

“讲不定醒过神来，一阵赶回来吃中饭。”两兄弟相视大笑。

三天五天，十天半月，大壮一梦未醒。

谷满心欠欠，爬上柏家山，四面张看；嫌看不远，爬上大棟树。大壮哥敢作敢为，跟着他，麻石踩得咚咚响。二哥人实在，事事稳扎稳打，只是前怕狼，后怕虎，还怕老鼠子咬屁股，跟他一起，做人矮一头。还是壮哥好。壮哥在哪里？

往东看，不远处青山蒙蒙，是浏阳，浏阳过去，听说是大围山，岩多，树多，听说出土匪；偏偏蛤蟆叔子往那里躲。蛤蟆叔子已回来，回来就打崽。打的是钩伢子，钩伢子比自己小几岁，被蛤蟆叔子逼着上私塾。蛤蟆出外，钩伢子同自己疯上好多天，好自在：带着他，刨鲜红薯，煨得半生不熟，吃得口起泡；运气好，摸几只毛没长齐的鸟崽子，烤熟后，味道更好。蛤蟆回来，钩伢子又被逼到学堂，受罪。

往南，一条灰白的路，左转右转，有点山，不多。路通镇头，是株洲。只讲会建铁路，通火车。火车什么样，没见过。

西边是长沙。辣红从长沙回来后，找过壮哥，听说壮哥不在，